

金冲及:为伟人立传

11月14日,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金冲及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

少年求学与投身革命

1930年12月,金冲及出生于上海。中学时期,他在历史课上取得高分。高中毕业时,金冲及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是选择就业机会多的化工系,还是选择自己钟爱却较难找工作的历史系?他最终坚定地选择了复旦大学史地系。

入学后,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全身心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也是在这一时期,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并在1948年初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金冲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了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

生会主席等,并在历史学领域继续深入探索。

挑起中国近代史学科大梁

1951年,金冲及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1952年,恰逢全国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要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围来设置课程。1953年起,金冲及与胡绳武开始在复旦大学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1960年起,他又陆续带过5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为新中国培养了首批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文章提出了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划分。当时,金冲及大胆提出

了多部伟人传记。

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时,75岁的金冲及不会用电脑打字,仍花费了近3年时间,坚持用笔一字一字写下这部120万字的著作。

2008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会议选举金冲及教授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2023年8月因病住院前,金冲及仍完成了《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一书的编辑整理工作。

金冲及始终记得身为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据“复旦大学”微信公众号 般梦昊等/文)

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

拟将皇宫改为博物院

我是老北京人,先祖是在明朝随扫北大军而来,后定居北京的。我生于1907年,儿时读私塾“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一类的启蒙读物。1924年夏秋我通过考试升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1924年11月5日,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当时国务院发出一电告知修正优待条件情形,随之又发一电说明将来利用宫殿文物筹办博物院的意见等,这是将皇宫改为博物院最早的设计。

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公开的组织,有委员长一人,委员十四人,委员长推选任常务委员五人,并有监察员六人,国务院下属的各部派二三人为委员的助理……由于我在史学系,教授给的研习课题又是明清史,所以当年经教授和善委会批准,我得有机缘在1924年底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



单士元(1907—1998),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著名明清史、档案史和古建筑专家,系一位“国宝”级学者。单士元回顾其在故宫工作的70余年时曾说:“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共和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本文节选自单士元所著《从紫禁城到故宫——营建、艺术、史事》(文津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初进清宫,是1925年的一二月份,时正隆冬季节。进得宫禁,其凄凉之状跃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吾辈青年手持铁镐、镰刀为点查的政府官员、教授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我在善委会里是一名书记员,负责登记挂签之役……不仅如此,我要身穿特制无口袋的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双手无处可藏,此乃以预防发生偷盗之事也。

我进入善委会工作的同时仍在北大读书……当时北大诸教授如陈垣、沈兼士、沈尹默、

被告之——规定六个月的点查工作,即筹办博物院。后历十个月,在1925年10月10日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我被批准留院继续供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获得新生。党和国家首先对宫殿群进行整理修缮……这才使故宫古建筑恢复原来的雄伟壮丽。约在1960年,大赦后的溥仪先生在编写《我的前半生》一书时,曾来故宫参观,当时由我陪同,当他走到其原住所的宫殿时,惊讶地连声说:“真整洁,我都认不得了。”

我从一名小职员到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副院长,主管故宫业务工作。1985年是故宫建院六十周年,在纪念会上,我与(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及文化部朱穆之部长等领导同坐一桌,欢庆建院典礼。会上,有关领导任命我为院顾问。在1995年建院七十年前夕,有记者采访我,写出报道说:“溥仪出宫,单老进宫。”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周春梅

平时用眼很多。有时候会担心,如果失明了,该怎么办?

跳到脑子里的第一个问题很可笑,竟然是该怎么画我那疏淡的眉毛。家人笑话我说:“你都看不见了,还画给谁看?”我说:“本来就是画给别人看的呀,又不是自己看。”

不画眉毛当然没关系。但日常生活该怎么办?我闭上眼睛在家里尝试练习。从床上坐起来,用脚摸索到拖鞋。用手扶着床、橱柜、门、墙壁,直到卫生间间的洗手池,打开

水龙头,触摸到清凉的水。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好像还不算难。不过如果要给自己做一顿早餐,哪怕只是煎一个鸡蛋,热一杯牛奶,我都完全没

有信心。

出门。我闭上眼睛,下一

段楼梯,手扶着栏杆,一层厚

的灰。我的脚摸索往下,一

级,一级,又一级,终于到了楼

梯拐角处的平地——一共九

级。再下一段,又是九级。最

后一段,十三级。明天如果再走楼梯,会好些了吧。

到了楼下,才发现真正的挑战刚刚开始。我闭上眼

睛往前走,立刻有一种头重脚轻的失衡感。觉得自己走

的是直线,但才几步,脚已经触到了障碍物,睁开眼一看,是路边的牙石,旁边就是草地了。

记得初读海伦·凯勒的名

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就



雨天
储劲松

雨天的街道是伞的国度,各色的伞团团千万,伞下的人,每一个都仿若在垂帘听政,有自己的领土、威仪与气场。雨伞是一个小而完备的世界,一个敞开的封闭所在,一根隐身草,撑伞的人几近大隐隐于市,想起昨夜书中的事

和梦里的人,幽香如黄鹤。这一二十年脚

步匆匆,如同古时边关的露布,急急如律令,其实很愿意从容一些,把日子过成姜夔的《扬州慢》,过成一篇碎金屑玉的散文。

雨天,是生活的缝隙,是光阴的漏子,是一

个敞开的世界,一个敞开的

封闭所在,一根隐身草,撑伞的人几近大隐隐于市,想起昨夜书中的事

和梦里的人,幽香如黄鹤。

(摘自《广州文艺》)

想,“假如给我三天黑暗”,会不会让我对拥有光明的每一天都倍加珍惜呢?今天的我,加起来也只是尝试了几分钟,就已经意识到光明如此重要了。但毕竟只是“假如”,我随时可以睁开眼睛,“体验”式的游戏就能结束。盲人朋友如果知道我这些尝试,恐怕会觉得很可笑甚至做作吧。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在如此真切厚重的黑暗中。如果必须承受那样的命运,我究竟会怎么样?

到时候才知道。

(摘自《新周报》)

我的一位老同事,曾经的校教导主任过世了,老伴儿得知后感到很意外,很惋惜,说:“这老师倒不讨人嫌。”

我知道,老伴儿的意思是说,这位老师不多说少道,不搬弄是非,善解人意,处事低调,不张扬,当“官”以后没有架子,有什么事爱跟老师们商量……

《礼记·坊记》云“使民无嫌”,郑玄注:“嫌,嫌疑也。”一个人的言行不要给他人造成混淆或误解,矛盾,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平常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波澜壮阔的壮举,当他离开人世时,能得到“不讨人嫌”的赞许就算可以了吧。

(摘自《今晚报》)

城市黄昏

廖双初



独自到市里出差,黄昏时,我上街吃饭。黄昏的街头车水马龙,许多人行色匆匆。这样的时候,有的人急着要去上夜班,有的人要快点回家给孩子做饭,有的人兴冲冲要去与情人约会,还有人要去赶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

说到这里,我们正好经过一条河。他指着前面的河说:“用打压的方式驯出来的马,平时也会听命令,可是真遇到危险,比如要过前面这样的河时,你让它冲过去,它是不会冲的。真把它逼急了,它会抛下你不顾。但用我这种沟通方式驯出来的马,你骑着它,即便它明知道有危险,还是会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它信任你,知道你不会无缘无故地让它冒险,就能突破它的天性,完全听命于你。这种差异在平时不太能看出来,但在生死关头,却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觉得他讲的不只是马,也是一种更普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咨询师和来访者,我们和自己,哪

种关系不是这样?

(摘自《读者》) 真知灼见

走在城市的黄昏,一些期冀油然而生。世界上无数的城市之前也许是田间阡陌,也许是柳岸清波,甚至还有可能是不毛之地,乃因聚居者增多而自成一方天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开始都古道热肠、朴素如璞玉,只不过随着陌生同类的纷至沓来,交往面扩大,抑或也有过一些教训,才变得谨小慎微,以至多出些心眼来。因此,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是主张城市返璞归真的,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天然质朴、少一些掩饰虚伪,少一些冷淡麻木,多一些团结合作、少一些防范隔膜,让城市的热岛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人的热情洋溢与升华,让城市的土地永远温馨可人。

(摘自《湖南工人报》)

